

图文经典

◎鲁迅 郑振铎 等著

名家眼中的 金瓶梅

Mingjia Yanzhong De
Jinpingmei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初惟刻本流传，真迹罕见数卷，即以配《水浒传》为“外典”（《聊斋》），故声誉顿盛。世又益以《西游记》称三大奇书。

——鲁迅

■ 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不要怕它是一部“秽书”，《金瓶梅》的重要并不建筑在那些秽褻的描写上。

——郑振铎

■ 《金瓶梅》一书，描写的是商人如何转化为官僚，间接地反映了市民阶层与其他阶级或阶层的复杂关系。它是明代后期某种特定生活的典型概括……

——赵景深

ISBN 7-5039-3059-4



9 787503 930591 >

ISBN 7-5039-3059-4/G · 589

定价：36.00元

图文经典

◎ 鲁迅 郑振铎 等著

名家眼中的 金瓶梅

Mingjia Yanzhong De
Jinpingmei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al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家眼中的金瓶梅/鲁迅等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9

ISBN 7-5039-3059-4

I. 名… II. 鲁… III. 金瓶梅—文学研究 IV. 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5048 号

[名家眼中的金瓶梅]

著 者 鲁 迅等

责任编辑 李世跃

封面设计 弓禾碧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960 毫米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3059-4/G·589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录



一、时代·成书·作者

论《金瓶梅》

鲁迅

2

《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社会背景

吴晗

10

谈《金瓶梅》

郑振铎

32

《金瓶梅》及其作者

吴敦

53

二、故事·人物·本事

《金瓶梅》本事考略

许国生

66

《金瓶梅》的题材、主题、人物

赵景深

73

略论《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

任访秋

78

西门庆与金·瓶·梅

孟超

94

《金瓶梅词话》里的帮闲人物

张天畸

107



三、思想·艺术·影响

论《金瓶梅》的思想意义

孙逊

114

《金瓶梅》里的现象与现实

蒋平

129

《金瓶梅》的隐喻

魏子云

144

论《金瓶梅》之奇

戴洪迎

152

汤显祖和《金瓶梅》

徐朔方

165

四、史料·风俗·文化

《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

冯沅君

174

《金瓶梅》中的戏曲和纺织史料

戴不凡

184

灯市·圆社·卜筮·相面

——《金瓶梅》反映的明代风习

蔡国梁

200



从《金瓶梅词话》看明人的饮食风貌	戴鸿森	214
《金瓶梅》小考	陈诏	226
五、版本·评点·评家		
《金瓶梅》的版本问题	朱星	244
评张竹坡的《金瓶梅》评论	王汝梅	254
《金瓶梅》在国外	王丽娜	268

一、时代·成书·作者

- ◎ 论《金瓶梅》（鲁迅）
- ◎ 《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社会背景（吴晗）
- ◎ 谈《金瓶梅》（郑振铎）
- ◎ 《金瓶梅》及其作者（吴敢）





论《金瓶梅》

◎ 鲁迅

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

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初惟钞本流传，袁宏道见数卷，即以配《水浒传》为“外典”（《觴政》），故声誉顿盛；世又益以《西游记》，称三大奇书。万历庚戌（1610），吴中始有刻本，计一百回，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阙，刻时所补也（见《野获编》二十五）。作者不知何人，沈德符云是嘉靖间大名士（亦见《野获编》），世因以拟太仓王世贞，或云其门人（康熙乙亥谢颐序云）。由此复生澜言，谓世贞造作此书，乃置毒于纸，以杀其仇严世蕃，或云唐顺之者，故清康熙中彭城张竹坡评刻本，遂有《苦孝说》冠其首。

《金瓶梅》全书假《水浒传》之西门庆为线索，谓庆号四泉，清河人，“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有一妻三妾，又交“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结为十弟兄，复悦潘金莲，鸩其夫武大，纳以为妾，武松来报仇，寻之不获，误杀李外传，刺配孟州。而西门庆故无恙，于是日益放恣，通金莲婢春梅，复私李瓶儿，亦纳为妾，“又得两三场横财，家遭营盛”。已而李瓶儿生子；庆则因赂蔡京得金吾卫副千户，乃愈肆，求药纵欲受贼枉法无不为。然金莲妒李有子，屡设计使受惊，子终以痰厥死；李痛子亦亡。潘则力媚西门庆，庆一夕饮药逾量，亦

暴死。金莲春梅复通于庆婚陈敬济，事发被斥卖，金莲遂出居王婆家待嫁，而武松适遇赦归，因见杀；春梅则卖为周守备妾，有宠，又生子，竟册为夫人。会孙雪娥以遇拐复获发官卖，春梅憾其尝“唆打陈敬济”，则买而折辱之，旋卖于酒家为娼；又称敬济为弟，罗致府中，仍与通。已而守备征宋江有功，擢济南兵马制置，敬济亦列名军门，升为参谋。后金人人寇，守备阵亡，春梅夙通其前妻之子，因亦以淫纵暴卒。比金兵将至清河，庆妻携其遗腹子孝哥欲奔济南，途遇普净和尚，引至永福寺，以因果现梦化之，孝哥遂出家，法名明悟。



潘金莲怀嫉惊儿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行，加以笔伐而已。

……妇人（潘金莲）道，“怪奴才，可儿来的，想起一件事来，我要说又忘了。”因令春梅，“你取那只鞋来与他瞧。”“你认的这鞋是谁的鞋？”西门庆道，“我不知是谁的鞋。”妇人道，“你看他还打张鸡儿哩。瞞着我黄猫黑尾，你干的好茧儿，



鲁迅手迹

来旺媳妇子的一只臭蹄子，宝上珠也一般收藏在藏春坞雪洞儿里拜帖匣子内，搅着些字纸和香儿，一处放着。甚么罕稀物件，也不当家化化的，怪不的那贼淫妇死了堕阿鼻地狱。”又指着秋菊骂道，“这奴才当我的鞋，又翻出来，教我打了几下。”分付春梅，“趁早与我掠出去。”春梅把鞋掠在地下，看着秋菊说道，“赏与你穿了罢。”那秋

菊拾着鞋儿说道，“娘这个鞋，只好盛我一个脚指头儿罢。”那妇人骂道，“贼奴才，还叫什么口娘哩。他是你家主子前世的娘！不然，怎的把他的鞋这等收藏的娇贵？到明日好传代。没廉耻的货！”秋菊拿着鞋就往外走，被妇人又叫回来，分付“取刀来，等我把淫妇鞋制作几截子，掠到茅厕里去，叫贼淫妇阴山背后永世不得超生。”因向西门庆道，“你看着越心疼，我越发偏剃个样儿你瞧。”西门庆笑道，“怪奴才，丢开手罢了，我哪里有这个心。”

——第二十八回

……掌灯时分，蔡御史便说，“深扰一日，酒告止了罢。”因起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灯，西门庆道，“且休掌灯。请老先生后边更衣。”于是……让至翡翠轩，……关上角门，只见两个唱的，盛妆打扮，立于阶下，向前插烛也似磕了四个头。……蔡御史看见，欲进不能，欲退不舍，便说道，“四泉，你如何这等爱厚？恐使不得。”西门庆笑道，“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异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因进入轩内，见文物依然，因索纸笔，就欲留题相赠。西门庆即令书童将端溪砚研的墨浓浓的，拂下锦笺。这蔡

御史终是状元之才，拈笔在手，文不加点，字走龙蛇，灯下一挥而就，作诗一首。

——第四十九回

明小说之宣扬秽德者，人物每有所指，盖借文字以报夙仇，而其是非，则殊难揣测。沈德符谓《金瓶梅》亦斥时事，“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它亦各有所属。”则主要如西门庆，自当别有主名，即开篇所谓“有一处人家，先前怎地富贵，到后来煞甚凄凉，权谋术智，一毫也用不着，亲友兄弟，一个也靠着，享不过几年的荣华，倒做了许多的话靶。内中又有几个斗安争强迎奸卖俏的，起先好不妖娆妩媚，到后来也免不得尸横灯影，血染空房”（第一回）者是矣。结末稍进，用释家言，谓西门庆遗腹子孝哥方睡在永福寺方丈，普净引其母及众往，指以禅杖，孝哥“翻过身来，却是西门庆，项带沉枷，腰系铁索。复用禅杖只一点，依旧还是孝哥儿睡在床上。……原来孝哥儿即是西门庆托生”（第一百回）。此之事状，固若玮奇，然亦第谓种业留遗，累世如

一，出离之道，惟在“明悟”而已。若云孝子衔酷，用此复仇，虽奇谋至行，足为此书生色，而证佐盖阙，不能信也。

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黠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



吴月娘墓生产子



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羨，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第之事也。

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惟《肉蒲团》意想颇似李渔，较为出类而已。其尤下者则意欲媒语，而未能文，乃作小书，刊布于世，中经禁断，今多不传。

万历时又有名《玉娇李》者，云亦出《金瓶梅》作者之手。袁宏道曾闻大略，谓“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武大后世化为淫夫，上烝下报；潘金莲亦作河间妇，终以极刑；西门庆则一黠憨男子，坐视妻妾外遇，以见轮回不爽”。后沈德符见首卷，以为“秽黠百端，背伦蔑理，……其帝则称完颜大定，而贵溪（夏言）、分宜（严嵩）相构，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诸公，则

直书姓名，尤可骇怪。……然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皆见《野获编》二十五）。今其书已佚，虽或偶有见者，而文章事迹，皆与袁沈之言不类，盖后人影撰，非当时所见本也。

《续金瓶梅》前后集共六十四回，题“紫阳道人编”。自言东汉时辽东三韩有仙人丁令威；后五百年而临安西湖有仙人丁野鹤，临化遗言，“说‘五百年后又有一人名丁野鹤，是我后身，来此相访’。后至明末，果是东海一人，名姓相同，来此罢官而去，自称紫阳道人。”（六十二回）卷首有《太上感应篇阴阳无字解》，署“鲁诸邑于耀亢参解”，序有云，“自奸杞焚予《天史》于南都，海桑既变，不复讲因果事，今见圣天子钦颁《感应篇》，自制御序，戒谕臣工。”则《续金瓶梅》当成于清初，而丁耀亢即其撰人矣。耀亢字西生，号野鹤，山东诸城人，弱冠为诸生，走江南与诸书士联文社，既归，郁郁不得志，作《天史》十卷。清顺治四年入京，由顺天籍拔贡，充镶白旗教习，诗名甚盛。后为容城教谕，迁惠安知县，不赴，六十后病目，自称木鸡道人，年七十二卒（约1620~1691），所著有诗集十余

卷，传奇四种（乾隆《诸城志》十三及三六）。《天史》者，类历代吉凶诸事而成，焚于南都，未详其实，《诸城志》但云“以献益都钟羽正，羽正奇之”而已。

《续金瓶梅》主意殊单简，前集谓普净是地藏菩萨化身，一日施食，以轮回大簿指点众鬼，俾知将来恶报，后悉如言。西门庆为汴京富室沈越子，名曰金哥，越之妻弟袁指挥居对门，有女常姐，则李瓶儿后身，尝在沈氏宅打秋千，为李师师所见，艳其美，矫旨取之，改名银瓶。金人陷汴，民众流离，金哥遂沦为乞丐；银瓶则为娼，通郑玉卿，后嫁为翟员外妾，又与郑偕遁至扬州，为苗青所赚，乃自经死。后集则叙东京孔千户女名梅玉者，以艳羨富贵，自甘为金人金哈木儿妾，而大妇“凶妒”，篡取虐使之，梅玉欲自裁，因梦自知是春梅后身，大妇则孙雪娥再世，遂长斋念佛，不生嗔恨，竟得脱离。至潘金莲则转生为山东黎指挥女，名金桂，夫曰刘瘸子，其前生实为陈敬济，以夙业故，体貌不全，金桂怨愤，



明·丁云鹏《观音图轴》



因招妖蛊，又缘受惊，终成痼疾也。

余文俱述他人牵缠孽报，而以国家大事，穿插其间，又杂引佛典道经儒理，详加解释，动辄数百言，顾什九以《感应篇》为归宿，所谓“要说佛说道说理学，先从因果说起，因果无凭，又从《金瓶梅》说起”（第一回）也。明之“淫书”作者，本好以阐明因果自解，至于此书，则因见“只有夫妇一伦，变故极多，……造出许多冤业，世世偿还，真是爱河自溺，欲火自煎，一部《金瓶梅》说了个色字，一部《续金瓶梅》说了个空字，从色还空，即空是色，乃自果报，转入佛法”（四十三回）矣。然所谓佛法，复甚不纯，仍混儒道，与神魔小说诸作家意想无甚异，惟似较重力行，又欲无所执著，故亦颇讥当时空谈三教一致及妄分三教等差者之弊，如述李师师旧宅收没人官，立为大觉尼寺，儒道又出而纷争，即其例也：

……这里大觉寺兴隆佛事不题。后因天坛道官并国学生员争这块地，上司断决不开，各在元龙太子营里上了一本，说道“这李师师府地宽大，僧妓杂居，单给尼姑盖寺，恐久生事端，宜作公所。其后半花园，应分割一半，作三教堂，为儒释道三教讲堂。”王爷准了，才息了三处争讼。那道官见自己不独得，又是三分四裂的，不来照管。这开封府秀才吴道理卜守分两个无耻生员，借此为名，也就贴了公帖，每人三钱，倒敛了三四百两分资。不日盖起三间大殿，原是释迦佛居中，老子居左，孔子居右，只因不肯倒了自家门面，便把孔夫子居中，佛老分为左右，以见贬黜异端外道的意思。把那园中台榭池塘，和那两间妆阁，当日银瓶做过卧房的，改作书房。……这些风流秀士，有趣文人，和那浮浪子弟们，也不讲禅，也不讲道，每日在三教堂饮酒赋诗，倒讲了个色字，好个快活所在。题曰三空书院，无非说三教俱空之意。

——第三十七回上《三教堂青楼成净土》

又有《隔帘花影》四十八回，世亦以为《金瓶梅》后本，而实乃改易《续金瓶梅》中人名（如以西门庆为南官吉之类）及回目，并删略其繁说因果语而成，书末不完，盖将续作，然未出。一名《三世报》，殆包举将来拟续之事；或并以武大被鸩，亦为夙业，合数之得三世也。

《金瓶梅》、《玉娇梨》等即为世所艳称，学步者纷起，而一面又生异流，人物事状皆不同，惟书名尚多蹈袭，如《玉娇梨》、《平山冷燕》等皆是也。至所叙述，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故当时或亦称为“佳话”。察其意旨，每有与唐人传奇近似者，而又不相关，盖缘所述人物，多为才人，故时代虽殊，事迹辄类，因而偶合，非必出于仿效矣。《玉娇梨》、《平山冷燕》有法文译，又有名《好速传》者则有法德文译，故在外国特有名，远过于其在中国。

（节录自《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二十《明之人情小说》，标题系编者所加）



《玉娇梨》书影



《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社会背景

◎吴 晗

要知道《金瓶梅》这部书的社会背景，我们不能不先考定它的产生时代。同时，要考定它的产生时代，我们不能不把一切关于《金瓶梅》的附会传说肃清，还它一个本来面目。

《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所集中描写的是作者所处时代的市井社会的侈靡淫荡的生活。它的细致生动的白描技术和汪洋恣肆的气势，在未有刻本以前，即已为当时的文人学士所叹赏惊诧。但因为作者敢于对性生活作无忌惮的大胆叙述，便使社会上一般假道学先生感觉到逼胁而予以排斥，甚至怕把它刻板行世会有堕落地狱的危险，但终之不能不佩服它的艺术成就。另一方面一般神经过敏的人又自作聪明地替它解脱，以为这书是“别有寄托”，替它捏造成一串可歌可泣悲壮凄烈的故事。

无论批评者的观点怎样，《金瓶梅》的作者，三百年来却都一致公认为王世贞而无异辞。他们的根据是：

(1) 沈德符的话：说这书是嘉靖中某大名士做的。这一位某先生，经过几度的附会，就被指实为王世贞。

(2) 因为书中所写的蔡京父子，相当于当时的严嵩父子。王家和严家有仇，所以王世贞写这书的目的是（甲）报仇，（乙）讽刺。

(3) 是据本书的艺术和才气而论的。他们先有了一个“苦孝说”的主观之见，以为像这样的作品非王世贞不能写。